



凋 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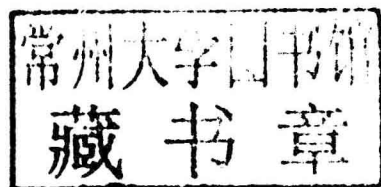
李 氏 強

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凋 殤

李氏強 著

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凋殇/李民强著. —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11. 8

ISBN 978-7-5348-3553-7

I. ①凋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45788号

责任编辑 米 敏 郑永安

责任校对 孙 波

出 版 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

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66路

邮政编码 450002

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印制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mm×990mm 1/16

字 数 220千字

印 张 19

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

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9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绵绵起伏的外方山下，座落着一个山青水秀、景色宜人的小村子。据先辈们讲：明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年），朝廷实行屯兵垦荒种粮政策，命杨铜为百户官，在此地域领导开荒种田。以后，这里便逐渐形成了村子的规模，人们叫它杨槐村。

一群山峰莲花瓣似的拱围着，极像一只蜷曲的硕大无朋的佛掌，佛掌心就是小小的村落了。在小村周围的山坡上，散落着三个佛寺，分别是南寺、北寺和万古寺，每个佛寺里都有成群的和尚，木鱼声声，禅悟日月。杨槐村，这是一个怎样妙不可言的名字啊，把群山环抱喻作佛掌呵护，佛的掌心自然是天地间最安全、最温暖、最宁静的地方了。

山上生长着各种各样的野树和灌木，蓊蓊郁郁的，覆盖着整个夏天和秋天。秋黄的时候，一夜白霜袭来，满山的柿树和酸枣树上便挂满了盏盏晕红的小灯笼，把整个佛掌映照得红彤彤的。山民们就在这一盏盏小灯笼的光亮下，开始了金黄色的秋收，金黄色的玉米、金黄色的小米、金黄色的柿子、金黄色的核桃、金黄色的土豆……这些粗粗糙糙的东西，在山民们心中不啻是一块块足赤的黄金呢，于是他们的心中便填满黄金色的满足了。

大山深处一颗豌豆大小的村落，豌豆大小的村落里一簇蚂蚁般的人群，他们就这样在静默的佛掌中与季节同枯黄，随天命而生死。

一场春雨飘飘洒洒过后，杨槐村仿佛一夜之间千树万树梨花开遍，满山遍野花香扑鼻，仿佛是世外桃园。远眺山村如画，山民们常常引为自豪。

太阳爬上了半山腰，村子东南角一处青砖瓦房里，一家人出出进进，正为一个婴儿的出生紧张地忙碌着。

刚刚离开母亲的婴儿没有啼哭声，母亲急促地问道：“怎么不会哭呢？”

接生婆抱起襁褓中蠕动的婴儿，瞧了又瞧，看了又看，变试着小心翼翼地替她剥开棉褥，婴儿的眼睛睁开了。

“哇……”

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声，接着是满屋子里女人们惊喜的声音。

“她真美，莫非是仙女下凡了？”

俗话说：“月子娃娃丑似驴，这妮怎么长的如此美？”

接生婆再回头看看刚才随手扔在脸盆的胎盘，她禁不住叫了起来，“没了！化在水里了，那是什么东西？稀奇得惊心。”而脸盆里的水依然十分清澈。

这女婴叫阿珠。母亲紧紧地抱着她舍不得松开更舍不得放下，看着她精巧的五官，白皙得仿佛闪着胎毛的肌肤，心想，她长大了必定是位绝色佳人。

后来，接生婆逢人便说阿珠是穿着桃花衣降生的。阿珠的艳名从她出生的那天起便远近闻名了。

二

深秋的早晨，太阳刚刚从东面的山头上跃出，光芒四射，把杨槐村耀得五光十色。坡坡岭岭的柿子，像是一串串小灯笼，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金色的光芒。还有红透了的山楂，金灿灿的玉米棒子，殷红色的辣椒，装点出小山村一派丰收景象。晨雾中，但见山林起舞，红叶斑驳，飞鸟啾啾，山溪欢唱……大自然的美轮美奂，让山民们仿佛生活在甜蜜的梦里。

日子渐渐平静下来。阿珠在母亲的呵护下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眼睛水灵灵的像闪亮的黑玉，嘴似乎不大，但很可爱，显然由于嘴唇线条的鲜明和牙齿的洁白，使得她一张开嘴微笑就意味着一种粗野、清新的、单纯的美。村里人谁见谁夸，都说阿珠妈好福气，养了个仙女，好看死了。

在阿珠的记忆里父亲是个陌生的字眼。家里除了那些发黄的相片外再

也想不起别的，母亲也不常提他。照片中的父亲英俊修长，这些优点传给了阿珠。母亲的优点更多，阿珠的双亲几乎没什么缺点。阿珠常想：双亲为何把家搬到宝县，为什么要抛弃杨槐村，那里山村如画，多美啊！阿珠爱它们爱得发疯。

母亲对女儿管教很严，除了上学轻易不让她独自出门。母亲端庄而美丽，总是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她没有别的工作，每天就是围着阿珠转。

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，转眼，阿珠在省城读大学已经三年了。这天，母亲因患急病去世了，捎信人是同族的叔叔阿六。阿六比阿珠大十岁，可在阿六的眼里，阿珠是村里的“一枝花”，暗暗地爱着阿珠，发誓有一天一定要娶上她。

阿珠不太相信母亲“病死”，因为母亲还年轻，身子骨一向硬朗。她想找来法医检验一下母亲的死因，但看到母亲安祥的面容跟睡着般，就不忍心去惊扰，只好打消此念。母亲生前悄悄地为阿珠留下一大笔钱，可从来没向女儿透露过。阿珠顿感疑惑。

阿六悄悄告诉了阿珠一个秘密。母亲去世前是跟某某在一起的，她死在某某的床上、某某是宝县最威风最有名望的人。阿珠一听便疯了似的揪着阿六的衣领，“你快说，妈妈是怎么死的？”她大声地吼着。

阿六把食指架在阿珠的唇上，在红唇上面刮了几下，才说：“你妈是服了过量兴奋剂，过度兴奋窒息死的，明白吗？噢！阿珠，我……”阿六还没说完，就被阿珠一把推开，脚趾又让阿珠狠狠地踩了一把。

阿六在村里有些势力，他是村长又是同族中的长辈，长得一表人才。在阿珠眼里，她不讨厌他也不喜欢他。

母亲的丧事幸亏有阿六帮助操办，总算体面，看到母亲的灵位顺利地被安放在阿族长辈的牌位房，尽管失去母亲的痛苦让她感到孤苦，但她的心理仍然宽微了许多。

不久，村里流言蜚语让阿珠万万没有想到，阿六和母亲的暧昧关系。阿

珠想起母亲的搬家一定同这有关，又回忆起母亲曾说过搬家是为了阿珠，为了摆脱阿六对她和母亲的纠缠。阿珠相信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阿珠，可惜阿珠还没来得及回报，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
阿六见阿珠泪水涔涔比梨花林中带露的梨花还娇艳动人，只恨阿族的牌位房里人太多，没法聊表抚慰之心。心想，阿珠天黑之后独守空房会不会怕黑，怕鬼？是否一如她的母亲？

母亲三七过后，阿珠盘算着该离开杨槐村了，永远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走前，最好把房屋卖掉。这是父亲留下来的唯一值钱的东西。如果真的不想回来就该把它卖了，可是谁会要这几间破房子？相依为命的母亲却永远要留在杨槐村，永远活在被指指点点的阴影里。这地方是阿珠的根，除非能把根拔走。上天真可恨，为什么让阿珠把根扎在杨槐村。

跟母亲告别吧，在那个牌位房，阿珠来到阿族的牌位房，先给母亲上柱香，房里很亮，大红蜡烛正烧得红红的，她细细地打量这牌位房。小时候一直没有留意它，祭祖时才来，那时候人多东西也多。这牌位房高而深，只觉得自己好小，它有一股魔力，似乎要把人收了进去，那是有魔法的葫芦吗？雕梁画栋是好看的，墙上还有以神话故事为题材的彩绘也好看。还有镶在镜框里的肖像，发黄的纸张上面勾勒着阿氏祖先。然而，有一张却是彩色的，跟那些黑白肖像是如此不协调，上面画的也是人头，那是看似木驴的东西，驴背竖着一根长而粗的“刺”，这根“刺”那么怪地竖在驴背上，旁边又有一妇人，手脚似乎被捆绑着，似乎正被推上驴背，而她似乎正极力挣扎哀嚎。

阿珠似乎明白这画的意思，又似乎不完全明白，更难以理解这种画怎么会挂在神圣的牌位房里，年代久远的它居然还保存得那么完整那么清晰。

“阿珠，你果然在这里，打算几时回学校？叔叔一定替你饯行！”阿六将手放在她的肩上故作亲切地拍了拍，他真舍不得拿开。

“哦！我……”

阿六的突然出现，把阿珠吓了一跳，她又想起了那幅奇怪的画。

从牌位房里跑出来，阿珠已经铁下心要永远离开杨槐村，看看桃花坞和梨花林之后立即走。她心里有些遗憾，因为没赶上桃花、梨花盛开的季节，但无论如何要看上一眼呆上一会。

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，阿珠行走高草之间的木桥上，偶尔听到鸟儿穿过草丛的声音，感觉时间在这里停止了。她停下来，坐在木桥边上，身旁的白杨树正好搭了一片绿荫，她微微闭上眼，古老的太阳像老祖母的笑脸，风儿抚摸着白杨树的“秀发”。她化作一片绿草，一片阳光。

她一路小跑爬上山坡，站在山坡上，只见满坡葱绿，浅绿色的桃子挂满枝头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金灿灿的。桃子还没成熟，更小的梨子也一样，可是一串串缀满了枝叶显得沉甸甸的，风儿吹不动它了。在林子里找碧绿似玉的螳螂吧，七星瓢虫很美丽，金龟子也不错，还有蚰蚰儿呢。再见了童年的伊甸园！

阿珠从果林出来已是汗水涔涔。有一条小溪如玉带缠绕果林缓缓地流淌，正好去那里洗把脸。

阿珠见四处寂静无人，忙脱下汗衫和内衣，用手帕沾水擦身，清澈的溪水照着赤裸的上身跟画中仙女似的，连自己都忍不住顾影陶醉。

忽然，她感觉到什么，睁开眼，向远处望去。

霎时远处自行车的铃声响了过来，接着一阵欢声笑语也越来越近。

阿珠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，心里忐忑不安地想，真粗心呀，怎么能在这没遮没掩的地方脱衣擦身，不会给人家瞧见了吧？

骑自行车的男人很快出现了，他们共有四人，都是年轻小伙子。其中有一位突然转过身走到阿珠跟前。一个男人的到来，使她有些慌乱。

“这里太美了！”她向他笑了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他在我身边停了下来，向眼前这位白色T恤黑色长发的女人笑了起来，“这里真是很美，”他望望四周。

这个走近她的年轻男人，一举一动中透着儒雅，天蓝色衬衫，完美的中

等身材，白色的皮肤。她的心怦怦跳了一下，接着将目光移向他背后的天空。

“我叫肖浩，在宝县农行工作。”他伸出手来。

“我叫阿珠，在省城读大学。”她迎上去，他的手温暖有力。

他说：“你迷路了吧，来！坐上车来，我带你。”边指着自行车后架。阿珠微笑着点点头坐了上去，她正觉得有些疲劳。

“山路颠，你可要坐稳。”他话音刚落，自行车便跳了一下，阿珠的头正好撞在他的后背上。他们就这样认识了，阿珠对他产生了好感，她很喜欢这种邂逅。

三

大地恢复了宁静，月光依然皎洁，麦浪起伏轻吟出一首甜美的歌，演绎成一张张淳朴的笑脸，期待着有指挥家莅临，引领出气势磅礴的大合唱。一串清脆悦耳的马铃响起叮叮当当，夏夜忽然有了灵气，像无数多情少女翩翩起舞，光彩照人，愈发得生动活泼，使人迷恋。

躺在静静的夜里，月光洒在床上，她想着他的话，心里热热的。在小溪旁遇到他，像湖边的风一样自然，一股暖流在身体里涌动，但感觉像太阳一样温暖。她的心灵深入被触动了。心中那一叶深渊里盘旋着的孤舟，终于生龙活虎冲出惊涛浊浪，看到苍翠欲滴珊瑚岛上一抹祥光。未加思索毅然抓住马缰抚摸马儿温顺的长脸，一股阔别许久的田园牧歌柔情万结，活灵活现，心中一热竟然淌下两行热泪，唤醒了沉睡的温馨梦幻……

第二天，阿珠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杨槐村。

阿六忙碌着为她备下酒席，人却悄悄地走了。

阿珠走后不久，阿六就去上了趟省城，在阿珠就读的大学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。可是阿六没去找她，她也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。

就在阿六回到杨槐村之后，有一天晚饭后，一位儒雅潇洒的男士来到女生宿舍找阿珠。他是学校学生科科长，他把阿珠叫了出去，“阿珠同学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，晚上九点钟到我的办公室里一趟。记住！就你一个人。”

阿珠如期赴约，走廊里又静又黑，只有一间房里还透着亮光。学生科长的影子不时从窗口玻璃闪过，看来他有些焦急，很焦急，他的影子晃得更快。

第二天，学生科长在饭堂门口“遇到”她，立即把她叫到树荫下。

“阿珠同学，你怎么不守信用？”

“我刚好不舒服。”她随便找了个借口糊弄他。

“那……那今晚在招待所 407 房间，那里也是我的办公室，环境更好更舒适。你不想留校吗？到时咱们好好聊聊这事！”

阿珠希望留在省城工作，暗自祈祷千万别再分配回宝县，她有很强的预感，那地方有一股力量正向她压来。阿珠赶忙也学着其他同学的做法给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寄去求职信。

学生科长第三次找上阿珠，同样安排在没有第三者在场的地方。他说：“阿珠同学，你怎么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？为了你的前途，今晚，招待所 407，你再失约，你留校的前途就完了。”听完他的话，阿珠便笑了。

阿珠用电话往求职的单位打探消息，对方答复说调不出她的档案，可能让别的单位要去了。对！一定是这样，她告诉自己，静下心来等候佳音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眼看同学们的工作一个个有了着落，她不得不往求职的单位逐一去落实，在经历了多次失望之后，阿珠最后拨通了宝县人事局的电话，又一次在心中祈祷别来个晴天霹雳啊。

有一家棉纺织厂，属国营企业，“特需”阿珠这样的人才，阿珠只好被迫回到了宝县。离开故乡几年了，尽管母亲的去逝令她伤心，但阿珠的心里还是依恋故乡，而棉纺织厂离杨槐村很近，她决定回去看一看。

拿出钥匙开门，发现屋子里窗明几净，显然有人打扫过，知道阿珠要回来？

阿珠把行李一放急着想去棉纺厂看看，心里还有一丝希望。可脚刚一迈出门口便撞上了阿六。

阿六异常热情，他说：“先歇一歇吧，我是厂长，几时报到上班只要你高兴，随你！别忘了去牌位房给你妈上炷香，告诉她，你回来扎根了，让她保佑你。”

阿珠转身“砰”一声反锁了门，扑在床上痛哭起来。故乡杨槐村的桃花坞和梨花林仿佛把所有的灵气赐给了她，现在却要她回来偿还似的。

阿珠想到了桃花坞和梨花林，在学校的日子心里总牵挂着那个地方，苦闷的时候想起它，快乐的时候也想起它。

当阿珠满心欢喜走进果树林时，眼前的情景把她吓了一跳，果树林里的树全生病了，青黄青黄的果子皱着皮挂在蔫蔫的枝叶上，它们往日的生机仿佛被什么东西吸走了，而且看样子还在继续，难道要它们变成一棵棵枯木在野火中自焚吗？

阿珠沮丧万分地走出果树林，心里不停地问：“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了……”

突然，她看见有个人从小溪那边走过来，近了近了，她与他的目光相碰，好比黑暗的夜空划过一道闪电。他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她跟前，“阿珠——”

她走上前去迎上他阳光一样的笑容。“是你！肖浩。我不知是不是你。”不知怎的，她竟说出心里话。

“你还记得我的名字。”他惊喜地说，随手把一枝带着水珠的红玫瑰放在她手里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“自从那次与你在这里相遇，我每天都来，希望再次看到你，我每天都带上一枝盛开的玫瑰，加上今天的这一枝刚好是一百枝，真是一百天、一百天！阿珠。”

他马上拉起她的手把她带到小溪边，溪边的确插着九十九枝玫瑰，有的

花还没谢,有的却活了,长出嫩芽。路上小溪边长长的木桥,在经过和他相遇的地方,她的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,想起那天的阳光,想起他的声音……她的脸颊热起来,她很想见到他。

穿过一片常青树,他们来到她喜欢的地方。在一片白色小野花点缀的草坪上,有一个石凳,与前面蓝色的小溪相对着,石凳旁边有几棵高大的白杨树,随着“哗啦哗啦”地摆动着叶子。走到石凳旁,一起坐下,向小溪望去。白色睡莲在溪水里静静地开着,花的芳香随着湖面的风飘来,风儿和花香迷醉了他们的心。他们离得很近,就那么静静地坐着,不知说什么。他忽然来握她的手,转过身来亲吻她的脸颊,抱紧她,亲吻她的唇。一切这样自然,像湖面飘来的风。

四

初秋季节,田野里黑油油的玉米一派茂盛,绿海一样横无际涯。今年秋好,雨量充足,满目丰收景象。人们心里宽畅,到处都是笑声,连狗都禁不住趁喜悦寻找配偶,做些繁衍后代的壮举。

夜晚湿热难耐,热得腌臢,充盈着嗡嗡的蚊虫噪鸣。立罢秋蚊子长牙,咬人身上一搔一个疙瘩,人们就薅来臭蒿子,风干后在屋里点燃,薰。这时大家三五成堆聚一处儿,漏闲话纳凉。纳凉是一种消遣,在欢声笑语里驱逐疲劳,而后乘兴回家去寻找各自的天伦之乐。山民的这种乐趣,是祖辈人传下的。

喝过汤是纳凉的最佳时刻,习习吹来的微风,飘荡着燃烧臭蒿子的淡淡清烟。宝县人习惯把吃晚饭叫做喝汤,刚一喝罢汤,阿珠就匆匆忙忙去找肖浩。

肖浩请阿珠看电影《乱世佳人》,阿珠虽然早已看过,但碍于肖浩的盛情难却只好应承。

那是一家私人小影院，布置得雅致舒适，非常适合两人世界，连工作人员都知趣地避开了。两人一边观赏影片一边交谈着。

肖浩说：“阿珠，我可以握着你的手吗？”

阿珠便把手放在他的手里。心想，接下来他一定会用上嘴亲吻。可是没有再发生肌肤的碰撞，他只是握着阿珠的手一直到电影散场仍舍不得放开。

走出小电影院的门口，阿珠看到阿六站在灯下面望着她。他转身走了，走得极快。他怎么也在这里出现，他在跟踪阿珠？一股寒意从阿珠心底升起。

肖浩无意中觉察到她的眼神有些惊怕，便说：“阿珠，今晚住在我家里吧，深夜了恐怕回杨槐村的路不安全，况且你一个人住着我实在不放心。要不我在县城里给租套房，上下班我可以接送，安顿好之后我再设法调你出来……”

肖浩的一片好心，阿珠却敏感到“绳索”的味道，她一反常态，坚持要回家不要他护送，又叫他往后不要有事没事地找她，让人家在背后闲言闲语。

中午，职工们从车间里出来，如出笼鸟儿快活地三三两两又说又笑吃饭休息去了，车间里一下子静极了，静得像一座古墓。

阿珠的心也空落落的，后悔那天对肖浩的冷酷。

秋老虎燥热难忍的晌午，阿珠做梦也不会想到阿六竟向她伸出了魔爪。

阿六在车间门口让她去办公室商量工作。阿珠走进他的办公室，一眼望见办公桌上摊开着一张报纸，报纸上赫然出现一幅图，正是挂在阿姓牌位房里那幅奇怪的图画，木驴和被绑妇人。就在阿珠目不转睛盯着那幅图画的瞬间，阿六悄悄地把门锁上。他走到阿珠的对面，笑着说：“怎么样！有什么发现吗？看你看得那么入迷，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”

“你是说这就是挂在牌位房里的那个。”

只见他眉头一皱，动情地说：“这不也是祖宗传下的宝贵财产吗？当然要发扬光大。咱们阿姓祖先是官宦人家书香门第，治家一向有方，治国更有功，发明整治淫娃荡妇的方法更奇妙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他得意地笑笑，指着报纸上的画。“真是巧夺天工的刑具，名字妙绝‘骑驴心’，专门惩治不守妇德的女人。飘飘欲仙，求生不得，求死只能隔一物……”

这一席话令阿珠听得毛骨悚然，仿佛坠进了地狱。

阿六忽然一把抱住她，她还没有反应过来已被压在办公桌上。阿六面目狰狞，抽搐得变了形状，鼠目中射出淫猥的光芒，幽幽如利箭，直向阿珠冰肌玉体里刺去。阿六欲火攻心，全身抖动，佯俗趋近桌边，张开双臂如饿虎扑羊……

阿珠仿佛梦中惊醒，大呼一声如鬼哭狼嚎，本能自卫，从阿六脸上抓掉两把血污，一个鲤鱼挺身，将阿六掀落桌下。阿珠满腔羞愤，从办公桌上摸出一把锋利的剪刀，怒目惊恐直逼阿六。

阿六从地下爬起，意欲腾上，无奈力不从心。再看阿珠手握剪刀寒气逼人，锐气减去了许多，逐恼羞成怒，破口大骂阿珠是妖精。你个小妖精，今天老子弄你不成，尿你一身臊汤，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……

“好吧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看你还在不在乎，你十岁时，有一天深夜，我潜进你家，你妈脱光了衣服跪在我的面前求我让她代替你，你妈也是个美人，我享受完之后一拳打昏了她，抱起你，你睡得跟死猪似的，嫩得不经碰，你说，妈妈，好疼，仍没醒——”

阿珠不知从哪里冲出一股力量，脚一蹬把阿六掀翻在地，又补上一脚狠狠踹在他的“命根”上，并说道：“你侮辱我也就算了。但你不该侮辱我妈妈，这一脚是为她踹的，从此咱们就是仇人！”

阿六抱着被踢伤的“命根”歪了脸，眼看着阿珠向门口走去，他忍住疼痛叫道：“这是我的王国，你进来了休想出去，即使你死了，我也要让你背上个臭名声，永远进不了牌位房……”

回答他的是关门的响声。

提到牌位房，阿珠真想放火把它烧了，回头一想即便烧了它，阿六他们很快又建造一个，说不定比现在的更庞大更金碧辉煌。心中的牌位房才可怕！那是活的！还有母亲灵位是怎么来的？屈辱！难道女儿非要跟随母亲的覆辙？

五

盛夏时节，火辣辣的太阳把大地烤得直冒烟儿。知了躲在树荫下，发出声嘶力竭的噪鸣，都丝毫不能撼动树梢一丝儿风，闷热的气浪要晕倒人。

此后，阿珠对阿六的态度却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温柔而恭敬，在职工们面前她再也不称呼他“叔叔”而是“厂长”，阿六受宠若惊之余认定阿珠看清形势乖了屈服了。心想：聪明的女人谁不看重名声！谁愿意跟咱们这种男人过不去！可惜没多久，阿六高高在上的心开始倾斜了。

阿珠同肖浩常常在他眼皮底下晃来晃去，而且被厂子里的工友们拍掌叫好，“俊男美女，郎才女貌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”

想象着他俩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海誓山盟，阿六简直快疯了，犹如一头被打败的野兽关在铁笼里。可是他比野兽还可怜，他必须掩饰嫉妒带给他的狂怒，压抑它！

恰在此时，他听到一则消息：有人看见阿珠和肖浩在村外的鸳鸯湖畔赤裸着身子抱在一起，传递消息的人又咂着嘴讲体会：“什么叫只羡鸳鸯不羡仙，原来是这样子。”

就在当天快要下班的时候，阿珠走进厂长办公室，除了阿六还有一位副厂长和办公室主任在。她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，边拨边对阿六说：“我给肖浩打个电话，不碍着你们吧？”

阿六嘴里“嗯！”了一声坐在椅上看着她，她柔声细气地在电话里跟肖浩

说着悄悄话，但阿六的耳朵格外灵敏听得很清楚，他俩今晚将在鸳鸯湖约会。她放下电话，并说：“这天气怎么突然热成这样？把人都热爆了。”说话时，那双勾魂的眼珠儿一直瞟着阿六厂长。

黄昏黄昏真是又黄又昏，太阳虽下山了，天仍似蒸笼般闷热，道路两旁绿油油的树叶失去了光泽无精打采垂挂。

阿六气气呼呼地回到家，自家的小黄狗伸着舌头在那里直喘气，并没有对主人摇头摆尾。它也热昏了头吗？这往常必做的动作，对他归家的欢迎仪式那里去了？

“他妈的！”一脚踢开不理睬人又拦着路的狗。连“天”要是可以用炸药炸的话也真想干了，要不是这“天”的反常，阿珠那妖精也不会跟“姘夫”往鸳鸯湖里鸳鸯戏水。

山凹里爬上来的半轮残月，给外方山岭染上一层银灰。地气抖抖像蒸笼里的水雾，无声无息地在这鸳鸯湖畔里弥漫。无风的夜，万物寂静，寂静得似乎听得清露珠坠地的声音。也不知交上了几更，下弦月像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在天空中飞驰。

她穿过鸳鸯湖西边的树林，向南走向山坡，快步来到苹果林，他已坐在苹果树下的草坪上等她，看见她来了，他笑了，站起来，张开双臂，她扑上去，埋在他怀里。

“阿珠，我爱你！”他的吻像花瓣一样密密落在她的脸颊、耳朵、脖颈、眼睛、嘴唇和鼻尖上。他的唇是这样柔软温润，他的抚摸是这样的温柔。“你的鼻尖凉凉的，我要让它热起来。”他在她耳边热热地唤着。

“今天我们到哪里散步？”他拥着她，浓眉大眼中有一颗温暖的太阳。

“湖对面的那片森林，我只是去过一次，非常原始，中间的小路几乎被树枝遮盖了，有了你，我就不怕了。”她指向湖的对面。

他的手搭在她的肩上，拥着她，她揽着他的腰，依着他。绕湖走了大半圈，来到森林，这里静极了，绿色的世界，小溪潺潺地流着，小桥是用一个粗

树干搭的，他拉着她的手，一起跳过去。水清澈极了，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闪着亮光。来到一个躺倒的大树根前，他停下来，对她轻声说，“我们在这里坐一会儿吧。”

爱的浪潮席卷着他们，他亲吻她的唇、脖颈、脖颈下面的肌肤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几声鸟儿叫把他们唤醒。

“鸟儿在看我们。”他的眼睛清澈明亮，笑容又是那样可爱。

她也笑了，好久没有这样笑了。

沉默了一会，肖浩听到阿珠如同梦呓般的话语“伊甸园——我想到伊甸园去。”

“伊甸园！只有夏娃和亚当的伊甸园。”

肖浩抽走被阿珠枕着的腿站了起来。

“你！讨厌，伊甸园三个字让你吃了兴奋剂吗？”

“你是说今晚的鸳鸯湖畔就是伊甸园吗？”

“游泳，咱们到湖里嬉水。”

阿珠说着已经站了起来。

“没带游泳裤。”

“学鱼吧，鱼有穿衣服游泳吗！”

“……”

阿珠已经脱去了衣服，月光之下她美得惊人！肖浩仿佛喝醉了烈酒般摇摇晃晃向她走去，伸出颤抖的手触摸她白绸缎般的肌肤，手指轻轻地向下滑去。

阿珠忽然想起阿六，她挣脱肖浩的拥抱。不知为什么在与他肌肤相贴的瞬间脑海便浮现阿六的影子，他如鬼魂一般倏忽占据了她的脑海。

她跑到湖岸对肖浩说：“你来抓我。”立即转身跳进湖中。

鸳鸯湖就在桃花坞的近旁，形状并不像鸳鸯，由两个差不多大小的小潭连接而成，相接的地方似鸟嘴，没人知道“鸳鸯湖”这名字的确切由来。湖不